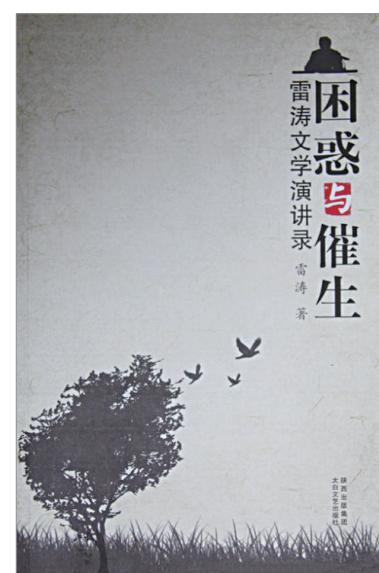


《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

## 独立个性的声音

□陈忠实



阅读《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明显区别于小说、散文的欣赏性阅读，而是一种聆听，听一个人说话：听他对文学的见解，听他对发展陕西文学的意见，听他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还有对某些泛文化话题的见解，也涉及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世象直言不讳的点评。我之所以产生聆听式的阅读这种生动感，不单是其中的一些讲演发表时，我本身就是现场的受众之一，重读这些讲演内容，便有一种曾经的映像再现的生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讲演文稿的个性化特质，不是素常见惯也听惯了的某些报告或讲话，多是公共话语，不署名便很难辨别是谁讲的。

雷涛的讲演稿能让我感知到明显的个性化特质，直观的首先是讲演的话语，往往是直入话题，切中内里，既有理论阐释，又依事实为据，显示着客观、理性而又科学的语言力度，少有司空见惯的大话套话，便形成生动的个性话语。在我看来，这不单是讲话习惯或者说是讲话风格，更内在的基本因素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既符合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讲话才有一种自信，独成一景的话语风格便是自然的了。10年前在“文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座谈会上的录音稿《文学的困惑与催生》，对“十七年”陕西文学和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估量，不仅客观亦切实际，而且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所作的评述是热情又理性，令人信服。单从这一点来说，对陕西文学准确的把脉和深层的了解、理解，作为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难能可贵。

在这篇讲演稿中，对陕西文学面临的问题和形成这些问题的归因分析，也是切中实际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里，“出现了文学作品内涵上的‘三多三少’……”陕西作家队伍群体的不足，即知识构成的缺陷和缺失，观念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滞后，都是制约作家发生独特体验和艺术创造活力的致命性障碍。由于把脉准确，对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陕西文学所提的思路和举措，是积极而富于创见的，诸如在作家不断强化知识结构的同时，更强调作家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我理解，作家的人格和情感，不单是自身修养的事，而是影响作家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敏感和体验的质地，这是容易被忽视却不可忽视的至为重要的一点。另外，面对开放的中国社会，面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掀起的汹涌的商潮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冲击和影响，文学事业和作家的发展不可能循着老路旧规亦步亦趋，雷涛敏锐而清晰地看到创新的使命，及时提出适应性的举措，既切合文

学的规律，也是寻找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发展的更富活力的途径，新的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思维，彰显着一种活力。其中对于文学新人创作发展的举措，由“养”到“签约”的更富激励效应的新机制的创立，是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也为后来文学新人的涌现和优秀作品的迭出不穷所体现。

在这部讲演录中，我多处看到他对作家思想的强调，尤其是在培华学院的演讲稿里直言不讳地说：“作品的平庸是作家思想的平庸。”我对此观点不仅信服，而且颇多感触。大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思潮一波迭过一波，其中有一种不大也不小的言说：作家创作不要政治，也就可以不要思想。无需赘论此说的偏颇，在于早被业已形成的共识所纠正，即作家的思想对于创作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让我感佩的是在那样的思潮里或余波中，雷涛如此清醒，没有丝毫游移。

在这部讲演稿里，我能充分感知一个人对文学事业的热心热情以至倾情，对作家的佳作所生发的由衷的喜悦，可以说溢于言而显于情。在签约作家新闻发布会上的讲演，对于一种更富活力的新的体制开始运作的欣然和自信，不仅让我感知到探索作家协会体制改革的勇气，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倾情于文学事业的诗性激情。对于一个省的

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感情投向；对文学的喜爱到倾情投入，这是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官员的领导职能的，我之所以说“难得”，之所以看重这一点，就是有感于此。

这种诗性的倾情，也表现在对本省作家有优秀作品问世的诸多事例上，仅说对他对吴克敬小说《状元羊》的令人感动的非常举动。且不赘述对他这部小说的赞赏之词，令我感动到惊奇的是，他难以抑止阅读的兴奋和欣喜，竟然于三更半夜“急切地拨通了吴克敬的电话（读完小说是深夜2时），向他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作品的最初印象”。对一部佳作达到如此类近狂喜的情形，足以见得倾情。这里似乎不完全属于领导对属下创作的关切，更生动地再现了作家与作家的朋友情谊。且雷涛对《状元羊》的阅读感受，没有受到别人评说的影响，纯粹属于个人的阅读直感，可见欣赏视角之独特和不俗，并为《状元羊》后来获得的广泛好评所验证……难得在倾情，可贵在倾情。再如陕西女性作家作品丛书的出版和首届陕西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的召开，是他在一次小范围的闲聊中发现的命题，即应该加强对陕西女性作家创作情状的关注和创作成就的张扬，且随之形成切实的举措，也显示着对陕西文学另半边天的倾情。

这种倾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作家的理解。不仅是对作家创作劳动、创作追求、创作状态的理解，而且体会到作家的生活方式及至个人的情感世界，他对路遥写作和患病期间的一些细节的钩沉，至今读来仍令我有不由自主的感动。

阅读这部讲演稿，让我充分感知一个人的个性化声音、个性化表述。

一种坦率，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回避，直诉己见，观点和审美意向直接端出，这是我在《文化的认同与存异》——在中韩文学交流会上讲演中的甚为强烈的感知。

一种直白。对王浩然的人生姿态的礼赞，是由衷的，也是直白的。对王浩然的纯洁高尚的精神礼赞，彰显着礼赞者本身的道德崇尚，不见忸怩，不见虚词，直白既是对真知的最好表述，也是个人情怀的坦诚宣示。

一种操守。“最重要的就在做人要以德行为先，这是立身的基础，也是事业成的先决条件。”讲演者由对葛炎的道德和作风的由衷钦佩，引发出如上至理真话，也是自立身的基础。于当今颇显纷繁的生活世象里，能发出如此惟一不二的郑重宣示，也令作为读者的我钦佩。

（《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雷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 书香茶座

残酷好比地狱一样，是人们永远不能排斥拒绝的东西，“它就是在那里”。有的作家逃避残酷，有的作家清洗残酷，有的作家诗化残酷，能坚强书写残酷并有寓言式暗示的中国当代作家似乎并不多见。以笔者看来，孙颙算是其中之一。换言之，向来以刻画知识分子形象见长的孙颙，其代表作《雪庐》《烟尘》《门槛》等就是因巧妙地用“残酷”手法连续描绘上海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为人所熟知。而《漂移者》则是孙颙继续运用“残酷”手法关注异域知识分子跌宕人生的又一厚重作品——“中国舞台、外国角色”，国内都市小说题材中出现这样内秀而质感十足的新故事与新人物，无疑是一个可喜而又积极的信号。

以浓郁的商业战场为背景，《漂移者》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马克在上海“意趣盎然”的闯荡经历，生动展现了新上海滩生机勃勃而复杂多变的面貌，以及各色人等在这个大舞台上的起伏腾挪……以“冒险”搭建主人公故事，有如打探语言与知识、历史与现实、思想与灵魂的神秘城堡，劳心伤神，但个中的思维乐趣，却又无穷无尽。

孙颙首先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追溯马克如何在纽约一所大学里因为争风吃醋打断情敌的鼻梁骨而被开除研究生学籍，无奈之下不得不远万里到祖父曾经的发迹之地上海来寻找机会——主人公从美国移民到上海的过程被写得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第一世界国家百姓的“优越感”。其实，马克当时连“上海”和“东方明珠”都没弄明白，仅凭几千美金和祖父灌注的“价值观”以及几句拙劣的“谎言”，就盲目地来到上海，好去演绎那个“美国人在上海”的悲惨故事。出门打拼的中国人有太多“气”要争，所以作家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先让主角赚到钱再慢慢失落。《漂移者》似乎也不例外。

出身于犹太家庭，“娃娃脸配于猛男身躯”的马克，身上确实不断涌动着“冒险家”的血液。他的祖父在昔日的上海靠做奶粉生意发了财——祖父的人生信条“想发财，就要冒险”传承给了后代，成为年轻的马克遵奉的座右铭。初涉上海的马克虽然住的是青年旅舍，在美国领事馆文化处当义工，却也不改其乐，凭着一表人才和乐观自信，以及年幼时跟祖父学到的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居然也如鱼得水。

尤其在他意外应聘为外籍调酒师后，不仅猎获了酒吧女招待，还得眺望蜀地对神秘的女老板想入非非……“欲望与性”在这个年轻人的思维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也为孙颙提供了妙笔生花的广阔空间。但作者并未按类型小说的套路再跨前一步，而是让马克在“似是而非”的情境中被“红模”出身的女老板愚弄了一把。小说写马克在羞涩交加中辞职，同时打开另一扇门，把马克引向真正的“冒险”之旅。

马克命运的新“漂移”从旅美上海画家苏阳为其牵线搭桥加盟物流商业王国CW跨国公司开始发生“急转弯”：从一个上海滩的外国“小混混”或“花心文艺男”摇身一变晋升为国际大企业中国地区的CEO，而苏阳的妹妹苏月应即担任财务总监。马克的这一身份转换虽然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作者却严丝合缝地写出了外在契机和内在素质的必然性，使得马克的华丽转身不致流于“天上掉馅饼式”的海外奇谈。随后几年间，马克凭借过人的才干与胆识锐意进取，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市场，为集团在中国大陆立足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好景不长，马克不规范的商业手段被人抓住了把柄，用其女友苏月的话来说，“敢做敢为的自信，蜕变成了为所欲为的自大，直至不择手段”——他重用张小三，大肆行贿，官商勾结，做“阴阳账本”，不惜践踏法律与伦理的底线。当时碰巧集团高层人事变动，又因部下告发而在财务问题上遭遇追责，加上祖父曾经告诫他“强龙斗不过地头蛇”，马克不得不辞职。几经斡旋停调，他才得以和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

马克过于精明大胆的冒险家性格和由此导致的用人不当等一系列失误，最终使上海成为他“人生的滑铁卢”。他不仅失去了苏月纯真的爱情，还被总部勒令放弃3年中从公司获得的所有报酬。虽然马克得以逃脱“牢狱之灾”，但几年积攒的财富付诸东流，他似乎又回到了原初的起点，这不啻是另一次“急转弯”，与前几次相比，更为陡直、险峻。孙颙善于把人心引向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只有在那些绝境，至美与绝望才能真正相知相遇。

孙颙一直把马克整个人浸透在窘迫中，又把这种窘迫放在文化和时代双重对立的大背景下。他一次又一次试探马克个性的极限，等到马克终于忍不住纵身一跃，小说也煞了尾。但在故事的结尾处，作者似乎要给马克一次“浪子回头”的机会——此时的马克与浙江宁波某家民营公司攀上关系，摇身转变成了一名职业经理人；这堪称他人生中又一次“急转弯”……至此，马克的生命轨迹先后经历了“冒险”、“成功”、“失败”到“东山再起”的曲折历程，上演了一场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

也许只有在一种比较慢的节奏里，给自己思考的空间，人们方能免疫诱惑，并与飞速的现代快节奏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孙颙或许是想借马克“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下场”警示人们：人生本来就是人性的演练场，人性的善恶恶总是会在人们各自的生活中得到书写，并影响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轨迹。事实上，《漂移者》的“漂移”有两层意思：一是地球板块的漂移碰撞引发了生态的大变化，借以表达文化的碰撞交融让世界获得许多新生事物；二是赛车运动的专用术语，指飞驰中不减速的急转弯。孙颙想要表达的无疑是后者，把马克这位“冒险家”比喻为“赛车手”也未尝不可，他人生的数次“急转弯”皆是不减速的“漂移”——“漂移”甚至成为他的一种“冒险”性格或必需，决定着他的命运：拿到奖杯，或者翻车。与此同时，在马克的“漂移”历程中，他也恰如一张化学实验中敏感的试纸，检测着、反映着这个时代和包括上海在内的众多城市丰富、复杂与快速的“漂移”……

（《漂移者》，孙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潘启雯



## ■新知新思

## 愿孤独承担者并不孤单

□牛学智

已。无根之感无法释怀，孤独是为曾经。

当阅读即将走完第二辑“是夜无眠”时，我被告知，你上当了。

赵炳鑫在这一辑里离开了那个故乡，进入了他的思索之孤独。夜，成了他时时刻刻面对的世界。在这个渺无人迹的世界里，他找不到出口，他因此无法逃避。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之前他出版的《哲学深处的漫步》，配合着读，我发现，他所谓的孤独，实在是一个富有主体性体验的感知者对这个时代的宏观把握。如果他的哲学随笔致力于对“认识你自己”以来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哲学话语呈现，那么，这部书里的这一辑，其实是在哲学话语基础上的进一步微观化处理。通过夜晚的凝思，人到中年的经验记录，在个体化的感知前提下，他凝聚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尴尬处境。喧哗、躁动、自我、消费乃至至于自恋、自大狂等等，是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人的能动性的自我毁灭。于喧哗中自我认知消弭，于消费中主体性被瓦解，于自恋自大狂中丧失基本判断力。于是，夜晚在赵炳鑫笔下，就成了孤独者拷问自我、追问社会、承担时代问题的一个绝好世界。这一辑的所有篇章都围绕孤独，但所有孤独话语都无不是对孤独的解构——他认定，独处并不是对社会问题尤其是由此产生的精神疑惑的逃避，而是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性呈现；孤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主体对芸芸众生的优越，而是对芸芸众生普遍性迷惑的警觉。那么，他的每一个孤独的声音，就严正地回到了他在第一辑提出的问题上来了。孤独不是上帝的独白，而是你

为什么非如此不可的诊断；孤独的声音亦非形而上学的浩叹，是有必要引起多数人正视的启蒙之声。

这是我认为不能把赵炳鑫的孤独当作一般散文所经常捕捉人性安静、安详、平静，乃至心态要好、身体要好，要好好享受生活，要很劲地消费自我的能量的根本原因。

自然，对于此命题，他欲说还休，在第三辑“艺术品鉴”中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因为他胪列的一系列被文海淹没的作家作品评论，的确意在展现那些无名的生命号和经验佐证，也是完成这一孤独长旅的最好归宿。毕竟，距离他所开启的孤独话语而言，显得有些破碎和杂乱。这里就不重点论列。

总之，作为一个继承了现代启蒙思想，或者接过现代性思想衣钵的学者型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孤独体验是不是得到了普遍性共鸣的问题，而是他的观察和感知能不能引起当今的知识者——特别是经济滞后地区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问题。如果他的体验能得到普遍的共鸣，那他的写作实在没有多少亮色了，多数写作者都不停留在人性内部的呢喃吗？如果是后者，我倒认为《孤独落地的声音》及赵炳鑫一直以来的思考，最是值得推介的一个理由，就因为它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写作水平，打破了了一般意义的认知层面。

愿孤独承担者并不孤单；愿孤独落地的声音掷地有声。

（《孤独落地的声音》，赵炳鑫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 ■开卷絮语

## 呈现中国女性之美

## 流露忧国忧民之心

□陈 辰

袁养和以5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美哉，中国女人》悬念丛生，扑朔迷离，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好看耐读。光看书名，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部赞颂中国女性之美的小说。其实，该书还在生动的情节、场景中自然流露了感人至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忧腐败痼疾难除，忧生态环境恶化，忧负面世风泛滥。

《美哉，中国女人》的女主角是立志将生态保护作为毕生事业、同时也是老画家楚山的传世之作《中国女人》理想模特的白鸥。白鸥出生于农村，爸爸是乡里的气象员。她从小跟她爸爸一样，就爱大自然。她有“野”气、“土”气，但“野”得可亲，“土”得可爱。后来，白鸥逐渐成长为现代新女性，既保留了“野”、“土”的特点，又和现代化的潮流接轨，成为真正人见人爱的“女天使”。她在电视台开设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电视讲座《把地球的冷暖挂在心上》，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许多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和常驻中国的外籍教师、外国专家称颂她为“最美的中国女人”、“将爱洒向世界的美丽天使”、“东方的维纳斯”、“怀

抱地球的圣洁女人”。当然，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中国美女不止白鸥一个，还有楚山的妻子梅晓萍、林帆的妻子余静、林帆的女儿林荫……可以说，该书艺术地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优秀女性的群体美。

但是，《美哉，中国女人》绝不仅仅是第一部赞颂中国女性的长篇，作者在书中对当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达出深深的忧虑。首先就是腐败这个痼疾积重难除。书中描写了高青云等领导干部强行劫夺、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强行摊派、牟取利益等许多违法乱纪的行为，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虽然不法者最后受到了应有的惩治，但是，腐败何以愈

动中去，呼吁大家都来过低碳生活，搞生态农业。我国政府已经宣布，到2020年，我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但是达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特别是对生态保护问题，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环保部门的宣传和采取措施的层面，尚未形成全体国民的共识。这正是白鸥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生态保护“从我做起”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可以说，对于生态保护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其不被人们重视的现状，作者深感忧虑。

令作者忧心更重的则是如今世风中的负面现象泛滥问题。食欲造成的“迷津”，导致矿难事故不断。不加控制的

“减肥运动”，不光是一种生理病态，更是一种心理病态，导致国民体质下降。“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是空的，把什么都看穿了，怎么得了？经济的繁荣掩盖了思想的贫乏，物质的丰富掩盖了精神的空虚，歌舞的热闹掩盖了人心的冷漠。“我们身上富了，心里却穷了；我们的钱鼓了，脑袋却空了！”这样下去，是不是太危险了？虽然，世风中的这些负面现象尚未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但是书中楚山教授的忧思却撼人心弦：“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的民族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呀！”

小说里作者对“中国女人”之美的“喜”和对当今存在问题之“忧”，这二

者是统一在一起的。这种“喜”和“忧”的倾向性，是在全书的情节、场景和场面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给读者的印象特别深刻。

（《美哉，中国女人》，袁养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